

畫外



月訊 No.005

指導單位 |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單位 | 嘉義市立美術館

地址 | 60081 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電話 | (05)278-8225

信箱 | art@ems.chiayi.gov.tw

企劃製作 | 沃時文化有限公司

美術設計 | 理式意象設計有限公司

印刷 | 崎威彩藝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20年5月

嘉義市立美術館
CHIAYI ART MUSEUM

一群人一起完成一件事 —— 草草戲劇節中的青少年劇場

採訪整理 | 陳冠彰・圖 | 阮劇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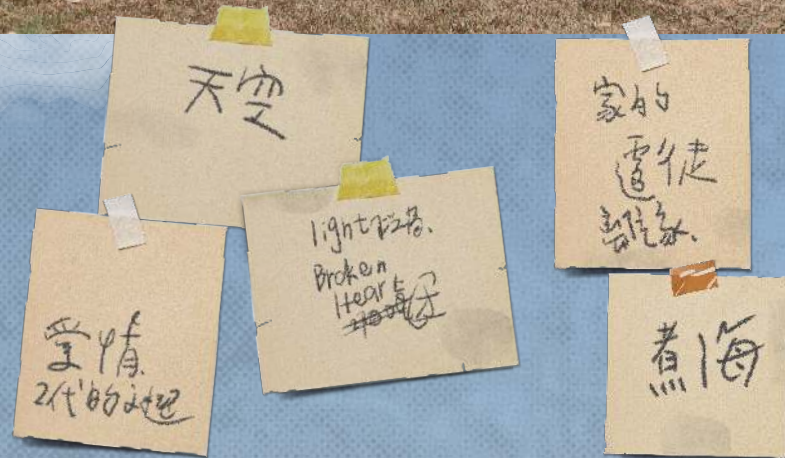
有機、複數×「青少年」劇場

「草草戲劇節」最初緣起於1997年吳靜吉博士的「青少年戲劇推廣計畫」，1998年文建會（現文化部）推出「青少年戲劇推廣計劃」，以嘉義高中作為種子學校，邀請呂毅新老師前去嘉義高中擔任話劇社一年的戲劇教師，1999年紙風車劇團舉辦了全國戲劇比賽（超級蘭陵王），後來連續幾年幾位參與此賽事的嘉中話劇社社員（後成為阮劇團成員）均獲得獎項，或許是這樣的經驗，當年參加比賽的幾位社員多半選擇了戲劇系就讀，當時一部分社員也成為後來阮劇團的主要成員。

阮劇團於2003年成立，並從2005年開始回到高中母校帶領話劇社課程。早期話劇社的成果發表多於學校禮堂舉行，2009年嘉義高工、嘉義高中、新港藝術高中、嘉義高商、嘉義女中五校話劇社共同舉行成果發表，地點移到位於民雄的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當時的宣傳海報以「第一屆青年話劇節」為標題，亦是「草草戲劇節」的首次登場。

當時帶領社團的阮劇團成員尚是大學生，因此第一至第三屆的內容仍以現有劇本演出，但他們也開始思考如何讓青少年有更多的勇氣探索自己的生命，在舞台上交織彼此形塑複音敘述的故事。因此，草草第四屆與呂毅新老師再次合作，劇團成員由社團帶領者退至助教角色，一同學習如何閱讀青少年的生命故事。副團長余品潔提及「透過好的編排，可以讓觀眾看到參與者的生命經歷，這跟演一個現成的劇本不同」，所以第四屆後便轉型帶學生去探索自己、家庭與社會的關係。

2014年「草草戲劇節」第六屆開始開放年滿17歲以上者參加，放寬年齡限制後，參與者關注的議題變得豐富，有二、三十年前的回憶出現，亦有遠於地球另一端的思念絮語，年輕人甚至在劇場裡有機會跟媽媽年紀相仿的參與者對話，過程中仿若有第二或第三個媽媽的觀點來理解自己母親，如此「青少年」劇場一詞開始有了更有機、複數的理解可能。



▲《天空 檸檬》，透過一則一張便利貼，組織故事的文本。

用劇場撐住生命的縫隙

今年「草草戲劇節」邁入第12屆，受疫情影響下改為全戶外演出，但倒也符合這一屆的主題「天空」。今年青少年劇場命名為《天空 檸檬》，核心概念為「家族」，在課程中，參與者從「家族樹」（family tree）的繪製開始敘說自己的家族故事，過程中阮劇團團員加上草草參與者約40人收集了一百多則記憶，最後以「家族遷徙」、「家族飯局」及「家族合照」為軸線構成故事文本，並邀請學員透過與家人的對話及討論，讓那模糊的家族敘事再度顯影。

這一屆「草草」在製作上有幾個新嘗試，首先是讓全部的參與者上台演出。素人的他們從在台上生澀、焦慮地練習每一個轉身、跨步、獨白，到努力對抗自己的軟弱，最後可以跟大家一起很大聲的講一句話。透過參與「草草」，他們看見自己有更多可能。品潔回想製作青少年劇場時有感而發：「劇場可以讓已經很亮眼的人，學習欣賞別人，也讓不亮眼的人被看見，但這個不亮眼的人要鼓起勇氣。這幾年支撐我一直做劇場的原因是我知道只要給青少年信心，幫他們撐著某一個會掉下去的空隙，他們就會往上走了。」

「草草」的另一個新嘗試是重新思考「分組」的概念。劇團成員往往各司其職，分工精確，但這一屆的參與者身兼演員、行政、設計，穿梭於劇場的不同介面。透過一群素人演員和簡單的劇場手法，讓敘事以更手感、有機的方式增長，也讓觀眾看見作品的厚度。

「我永遠記得高二那年五月某個無風的早晨，要北上參加青少年戲劇的全國總決賽，我的父親在背後支持，清晨五點幫我開門準備，我騎腳踏車前往嘉女時，天色微亮除了昏黃的路燈外道路一片空蕩，還記得那天腳踏車劃過空氣的聲音，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要去做一件我很喜歡的事情，在騎車的某個瞬間感覺到家人的支撐，覺得被啟發去做一件沒想過的事，那天早上我想：也許這一生來做劇場，有沒有可能呢？」採訪最後，談起如何從一個人到一群人？品潔如是回應。

◀ 第四屆草草戲劇節劇照，2012。



▼《天空 檸檬》於草草戲劇節演出

現場，2020。（攝影 | sunsungraphy）

▲《天空 檸檬》於草草戲劇節演出

現場，2020。（攝影 | sunsungraphy）

不散場的映後

採訪整理——林怡秀

——越在嘉文化棧與新二代的文化種子

剛結束三月草草「嘉移人文化市集」的第一個週日傍晚，越在嘉內外正燈火通明、談笑聲不斷，來自越南、印尼、泰國、柬埔寨、中國……等不同國家的新住民、移工與新二代年輕朋友們陸續前來，一起準備晚上共食聚會的食材，相互分享此次市集活動的心得與自己家鄉的獨特味道，而這樣猶如大家庭般的場景，其實正是越在嘉最熟悉的日常景象。

放映之後・跨越國界的大家庭

二〇一七年五月，紀錄片導演阮金紅（越裔臺灣人）、資深紀錄影像工作者蔡崇隆以「促進東南亞、臺灣文化多元交流為目標，讓身在異鄉者有回家的感覺，並與友善的臺灣人自然交流，彼此學習、了解與尊重各自代表的優美文化」為出發點，於民雄一處傳

統平房裡成立越在嘉文化棧。近三年來，越在嘉在有限資源下不間斷地推出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其中也包括臺灣人／新住民、移工語言學習課程，甚至相關法律支援與家暴庇護等協助，而在這些浸入日常生活的互動中，越在嘉也匯聚了一批包含來自各國的新移民、新二代、移工與臺灣學生……如大家庭一般的親密團隊。

蔡崇隆在二〇〇三年相關議題尚多停留於刻板印象的時期，發表了有關婚姻新移民的紀錄片三部曲，二〇〇九年與阮金紅結婚後，他從原本的報導者或外部觀察者角色轉變成新移民的家屬及內部觀察者。二〇一二年，阮金紅與蔡崇隆合作完成拍攝身邊新住民朋友的紀錄片《失婚記》，二〇一六年完成非法移工紀錄片《再見，可愛陌生人》。在據點成立之前，這些紀錄片的巡迴與映後座談即是他們推動議題的主要方式之一，過程中他們也結識在求學階段的新二代，如因《失婚記》座談獲得激勵而和金紅一家結緣的臺越新二代千萍，《再見，可愛陌生人》映後認識的子斌、因子斌通譯工作認識的虹香，以及由新二代網路社群或紀錄片交流所連結出來的其他年輕人，如拍攝《家，二三四〇公里的尋根之旅》的臺菲新二代佳晶、高中時就曾提案申請回外婆家撰寫返鄉報告的婉華，及以大量採訪主動收集新二代故事的高中生奕凱等人。



越在嘉平日有許多內容豐富的文化活動及共食聚會，圖為去年底於小院子裡舉辦的讀影趴。（越在嘉提供）

紮根自己的位置

蔡崇隆談到：「在拍攝《失婚記》時，我和金紅就會互相提醒要持續關心新二代的狀況。幾年來我們去放影片，不時有新二代學生現身，在會後淚流滿面的去抱金紅，其實放映過程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也許是因為紀錄片會引出某種矛盾的情緒，我們把這些原本孩子自己在心裡想的事情拿到檯面上討論，他們也因此比較理解媽媽那一代的辛苦歷程。」勾動問題之後，部分新二代年輕人開始有意識地去建構自己的認同，蔡崇隆認為：「他們擁有的是更新的視野，因為他們既是臺灣人又有東南亞的因子，有些觀點是臺灣人沒有的，如果能保持著這部分的探索和充實的話很棒，但目前大部份新二代都只留有臺灣的部分，其他方面是關閉或是沒有被開發的，因為成長歷程裡沒有這一塊，所以能遇到這些新二代讓我們很珍惜，覺得一定要多找機會給他們歷練。」

目前越在嘉文化棧主要由棧長阮金紅持續推動和新二代結合的相關計畫、文化及語言、影片課程，蔡崇隆在和她協力之餘，則一邊進行移工議題的紀錄片創作。除了由千萍策劃類似公民審議的移人文化論壇外，即將在五月中旬於越在嘉展開、不分國籍年紀都可參與的「紀錄新視野」新住民新二代母語影音培力課程，以及將在母親節於新港文化館開展的「擁抱新樂園」，也會延續去年佳晶和夥伴們在桃園推出的「遷移，之後——新二代故事特展」概念，再加入新住民母國常民文化展和新二代展區互相輝映。阮金紅表示在這些合作中，越在嘉試圖

培養年輕人做為策展人或連結者的角色，因為最重要的是讓孩子們確認自己的位置，並且將自己的視野轉化成更具影響力的能力。此次採訪在這數十人的小院子聚會中結束，離開前，我們穿過越在嘉的植栽區，裡面有臺灣常見的植物，以及原生自阮金紅家鄉的蔬菜、沙梨和象徵母親的黃梅花。這些在不同緯度中茂密生長的綠意正如院中人們所做的：將自己的文化紮進腳下的地。

註：據內政部移民署自一九八七年初至二〇一九年底統計，目前在臺新住民人數總計約五十五萬人，其中中國（含港澳）人士約有三十六萬人，其他國別外籍人士約十九萬人，新住民人口比例已達全臺總人口數百分之三，現已超過臺灣原住民的百分之二・三七。而根據教育部一〇七學年度就學人數分佈概況統計，新住民二代於各教育階段的就學人數現已超過三十一萬人，約為全國國中小學生總數之百分之九・三六。

嘉義市外籍婚姻新住民人數總計約五千人，嘉義縣則約有一萬三千人，其中除了中港澳人士外，新住民所屬國籍比例最高者為越南。另據勞動部統計，目前全臺國際移工人數約為七十一萬九千人，其中嘉義市約有三千八百人、嘉義縣約一萬三千人。

棧長阮金紅與移工朋友為草草戲劇節「嘉移人文化市集」製作的大型斗笠裝置。（越在嘉提供）



▲ 位於嘉義縣民雄鄉的越在嘉文化棧。（攝影 | 林怡秀）

▼ 今年一月，民雄國中參訪越在嘉文化棧，新二代千萍協助導覽介紹。（越在嘉提供）

